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之二十一上

叙事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

或無拓跋

字曾伯祖顛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

高宗朝

高或作中朝或作時

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

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矣御史權貴人死乃復

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

游上方無與字子厚

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

士第軒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

授集賢殿正字

或作授校書郎云柳集可考或本夫是此下方有藍田尉三字。今按三字

下文已見傷僂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古今

或作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

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

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

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

或作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等敗例出為刺

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刺

史。今按方本得婉微之體它本則幾乎罵矣疑初本

直書後乃更定也若從初本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閑

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溪而

自肆於山水間水下或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

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

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

贖子本相俸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

尤負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

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

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

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

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

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

且萬無子母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

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

州白上或作刺字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

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謝譚笑語以相取下握手

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

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及眼者不相識落階筭不

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救下或此宜禽

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

亦可以少媿矣無以字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

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

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

於時也死或作厄道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

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

用不窮時有或作而有方解然子厚斥不久窮

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

於後如今無疑也力以或作以力雖使子厚

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

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

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十一月八日或

月上或有秋字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

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

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費或行立有節槩立然諾立

字或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

萬年之墓者舅第盧遵遵涿人或作涿或作涿性謹順學問

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家下或既

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方云謝從古本刪字字今文粹亦然然其

先隴西人也或無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

年登上第東下或有食太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

一年書下或有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于或既歛之三日

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歛下或無

或有其字葬上或有賣鄉曰慶義原曰高原慶義或作

馬字葬下或無之字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人下或有昌黎字

已虜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

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謂其或死而不朽孰謂之天謂

或其已虜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才或作文

已虜元賓竟何為哉竟何為哉已虜元賓諸本無此再

從之但方又云上竟字石本作意而邵公濟嘗歎其句

法之妙謂歐公而下好韓氏事者皆未之見遂以其說

定上字作志意之意下字作究竟之意則予不識其何

不審遂傳此謬好事者又從而夸大之使世之愚而好怪者遂為所惑甚可笑也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九二百九十一篇誌上方無紀字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一作十或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

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

長而方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蓋下疑有如字皆

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其師

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或无嘗字師或作帥方

之且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或无綿絳之人

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

年若干病以或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

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冰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

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

得也得下或有地字或有在地出字皆非是在眾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

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後上方有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方作脫後皆指前公

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又哉莫覺屬竟方作李非是神徂

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

求之此其躅

貞曜先生墓誌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已或作乙方云考唐曆是月无乙亥也

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

張籍會哭走或作赴位或作泣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

與往來者咸來哭弔嘗或作常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

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下或有於愈字愈哭曰

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

商家事人或作尹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

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為崑

山尉生先生及二季艷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

見長而愈騫則見或作有法涵而揉之或作足內外完好色夷氣

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勸目鉢心刃迎縷解刃或作物鉤章

棘句搯擢胃腎胃腎或作皆盡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

於詞而與世抹掇或作採掇方以闕抗南唐本云字抹抹掇掃滅也漢谷永傳未殺火異

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齊而

與之矣其猶足存邪開或作聞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

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

為溧陽尉迎侍溧上又下或有以字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

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下

或有轉字門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為其

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擊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閬鄉或無

元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鄠郢皆在

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

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或無而供祀字有以俟將

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

况士哉或無古有光字抗本無賢者下十字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

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待或作初先生所

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

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方無戲字執或作持或無維執不

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大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

察大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方無太原字昌黎韓愈為之辭曰先

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

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有繼下或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

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

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帖帖或作恰恰下先

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

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

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大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

學助教由助教為博士太學由四下十八字此以諸本

由助教八字云蓋言由四門助教至為博士於太學故

也若从今文則下太學字贅矣。今按此既言其在太

學者十九年則所歷官不應但一再遷而已當以諸本

為是但下太學二字疑衍不然則或在博士上或在太

文當去不然無所據不敢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

輒改姑存之以俟知者

下或有或或留或遷九十九年不離太學方云杭本無

乞遷二字

今按上文已云在大學者十九年則此八字誠為重複

然欲去之則或留或遷語勢未及又不知公意思如何

今亦論而闕之不祖曰旭表州宜春尉父曰媯豪州定

啟定其去留也

遠丞稟方作像說已見前按此妻曰太原王氏先生

誌在元和之前去水為是

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鄭或曰友諒太廟齋郎系

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為博士
延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續
續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
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為方聞先生講論如客

得歸得或有卑讓肫肫出言孔揚方云中肅曰肫肫其仁鄭注肫讀如詢尔諄諄

之諄懇誠貌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為或其縣曰萬年原曰神禾

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孔左丞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戮字君嚴事唐為尚書左

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

身而不敢煩以政無上上或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

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方無韓字留曰吾敢要君

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為二

宜去方以抗本無至字云洪引龔勝那漢俱乞骸骨各詔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今大夫年至矣恐未必

然。今按洪所引漢書文理甚明方以欲以抗本之故遂以為未必然而不取殊不可曉今正之一本乙君吾二字語尤捷但如此則君下却少一愈又曰古之老於吾字不敢輒補耳郎官或作郎中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官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於是或作是於

於音烏或無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戮同在南省數與相賢字皆非是見相上方有孔戮字。今按上戮為人守節清苦論議

正平或作平正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

家用意至到如戮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

家

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三或無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或作拜左丞或兩皆尹字中未嘗為左丞前權知右丞事踰年而正除右丞長慶二年還自廣州乃為左丞耳新舊史幾傳皆誤南海碑石本可考也而山谷本於為尚書左丞之上以蜀本增一復字蓋於元和兩次除授皆已誤作左丞故又誤謂長慶為再除也陳齊之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又去拜右丞三字陸非

為四十二萬六千人奏疏罷之

改華州刺史或在罷貢海物之下方云華州乃

輸貢之途此疏專為遞夫而言也新史亦可攷或無可食二字

下邳令答外按小兒繫

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邳令而以華州刺史為大

理卿外按或作按外。今按唐會要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使領徒數百持恩恣橫郡邑

懼擾皆厚禮迎犒百姓畏之如寇盜元和九年裴寰為下邳令疾其擾人但據文供饋使者歸乃譖寰有慢言

上大怒將以不敬論宰相武元衡中丞裴度懇救甚切乃釋之即此事也言小兒者蓋以田獵應奉者謂之五坊小兒事見順宗實錄會要

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

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

百萬悉放不收番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

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賄方絕海之商

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蒲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

有之沒下或無有字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

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

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縛或作傳或無公一禁之

四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上吏

或有山谷諸黃世自聚為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

觀下或有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

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

破諸黃為類向意助之武定或作定武類或作願皆非是公屢言遠人

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

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根下或有焉字無而散字或焉

字在散字下此上或有况字方無耳字天子入先言遂歛兵江西岳鄂湖

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

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

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翫然月或作祠部歲下廣州祭日非是

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

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為詩美之常自方作自常

非是詩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

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

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澶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

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
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
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皆明經女
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下溫或作遵方
蓋晚年皆從溫世系表云四子皆從溫非也。今按上
文長子已名溫質則非晚年從溫也豈以嫡庶為異耶
然非妻切公之昆弟五人載戢戢戢公於次為第二公
不必強解之薨戢自湖南入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
葬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卅八吾見其孫卅或作三十方云此銘皆以四言
為句作三十者非。今按卅依字
當作白而長身寡笑與言白或作其尚類也莫與之倫
非是

也或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王常侍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
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
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
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方無復字吏部員外郎遷職
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峽州說已見前遷廬州未至丁
母憂服闋改婺州刺史闕或作缺徵拜中書舍人
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
七郡為之二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

可也

樂或作宜文書下或有事字

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

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能推酒錢九千萬

以其利與民

千或作十與民或作巧貧民方云諸卒以後語誤入釀戶非盡貧民。今按巧貧民

一語下文已有不應再出方本是也但其說非是除酒推蓋與民共之使得自釀非直以錢九千萬與釀戶也

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

或無文字又出庫錢二

千萬以巧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為僧

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

禁方作字今按作

學非是但下文自有浮屠老子字此不應重出且其文理亦不明白疑此自浮屠至為六字亦是衍文去之則文理通暢矣但無本可證不敢刪耳界下或無內

字山或作出立或作去皆非是以其其字疑衍以其詐

巧漁利奪編人之產

編或作經。今按以民為人蓋辭諱當作民乃是下求人利害與人

吏約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

公卿於外將徵以為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

無或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

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

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為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

曰第幾人非王其耶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

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為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

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

制詰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為意又被讒而出

或在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

作及知

二字

五年。字富如。初口方無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

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

置所宜。閉閣草奏。利或作之。李云。古本無利字。神道碑周知俗之病亦無利字。今按下文

云。廢置所宜。則此句合有利字。古本偶皆脫漏不足為據。又具為科條。與人吏約事

備。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

其便。備下或有恐字。或有復出事字。今按文勢疑當有恐字。在備字上。公所為文章無

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暎。比部員外郎

或無諱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

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政或作其工或作吏公先妣渤海李氏

贈渤海郡大君。或無大字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

弘恭。復洄。初進士。及弟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

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脩。尚書刑部員外郎。脩或

或無郎字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又方作又哲方愛人盡

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

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撮之有或作中之最或作撮或作載方云。集韻最

撮之省文。今按方說非也。史漢功臣傳未總計其功。皆以最字起之。

張給事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

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元或

方云考之史當作元年陳齊之二云常疑牛僧孺之為人

觀此語則知韓公亦不喜其人矣然牛宰相三字或作

今宰相牛公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

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父今新牧臣又始至孤

怯頃疆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

史加賜朱衣銀魚仍或作乃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

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轉慶我事無

庸殺置之帥所母或作無我事下居月餘聞有中貴人

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士人上使至可因請見

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或无守者以告其魁魁

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

史下方無張字及無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今按餘

二字○按告字疑當作言疑衍而下文不如遷之別館自爲一句蓋述其言如此

下文又云即與衆出君乃記其事也但無所考不敢輒

刪耳或云餘人字不必去其曰遷即與衆出君與或

之別館蓋言今當如此耳亦通

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

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

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畏下

皆字非是或在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

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

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

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

陽恭或泰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輦傳歸其

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

葬于某州某所四年方云舊本或作二年或作三年按

年夏召還當作二年或三年也。今按方說雖如此而其所定之本却作四年今姑從之蓋或喪歸踰年馬既

召還乃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

常君得間即自視衣褲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筋進養

之擄或作衾或無養字。今按養字去聲禮曰以其飲食忠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

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

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

祖某某官父某某官祖某某父某某或妻韓氏禮部郎中某

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

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為男若

千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暗以為生子獨割

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缺折

折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闇明

見下條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但也方無者字或無之

指割雪折厲奪但為韻而行生清兵各闇貞復自為韻厲音烈闇當讀如諒闇之闇。今按方說多得之此銘

蓋法免置魚麗等詩隔句用韻耳詩隔句用韻先儒所未知觀公此銘則既識之矣但闇明二字乙之則韻自

叶而義亦勝若如方說則雖讀闇作鶴韻終不叶而義亦不通也

孔司勳墓誌銘

昭義節度虜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為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

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頸一作頰伏或作吐方云叔孫通傳所謂伏抑

首者也作吐非。今按漢傳言伏抑首言伏地而抑首也。此言伏氣猶言屏氣耳與漢傳語異。立為君

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

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為彼不當

為此從史常聳聽喘汗死下或有且字常或作當非是居五六歲益驕

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或色

作意亦通作也非是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止

於是不能以有加矣以有或遂以疾辭去卧東都之城

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為賢論士之宜

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方無者字皆上方從閣本有唯字或無復

出孔君字或復出云字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卧不

應猶或作獨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

在軍有其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

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

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

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鄉

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

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

勳負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

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南下或有府字陰下或有縣字廣武原方作某地云唐河

南府無河陰縣。今按元和郡國志河南府有河陰縣君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

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

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士下或有及字軍

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或無自其字請君曰從史起

此軍行伍中九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分或作方非是公苟留

唯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

殿中侍御史君或作居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

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某官父某某官贈

其官諸本作祖如圭皇海州司戶贈工部員外郎父岑

紀父祖官職多誤蓋後人續增公諸志皆載三出此只

言父祖已非考世系表及孔幾志此以如珪作如圭郎

中作負外郎者作佐郎為郎又非也駕部乃裁贈官此

以為其父所贈又非也。今按此姑以方本無大利害

但方註諸本止載二出為不入例而其所據之本此志

亦只載二出云駕部乃裁所贈官而裁實贈司勳皆非

是世表幾志與此志文亦未知其孰君始娶弘農楊氏

為得失恐皆未足以判其是非也
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岷女皆有婦道凡生
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
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幾尚書兵部員外郎
母弟戡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

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方以抗本無傷字。今按

此傷字諸本皆有文理音韻皆無可疑方氏特以抗本脫漏遂不之信寧使此銘為歇後語而不肯以諸本補之甚可怪也

王評事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

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夙契致取下有字或作而或本無

之方云夙力結切契詰結切字本作與通俗文曰集多節目謂之集其方言作護詬賈誼傳集詬亡節。今按

取下有字當屬上句言功業可指取而有之名節可以夙契而致之也不然則當作而困於無資

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

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

絕門下方無以字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

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

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年上或有

惟簡字或无年字喜士或作喜事乃踏門告曰踏或作踏天下奇男子王適

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

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

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

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

盡用其言將軍遷師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

察御史觀察判官柳坻庠氏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

不樂一日載妻子入闕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

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比上或有日發

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

或無疾字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

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

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或無高女二字非是

○今按侯高事見李翱文集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大師世莫能用吾

言再試更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

吾以齟齬窮下或有瘁字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九子

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

以失即謾謂媒媼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

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媼謝諾許白翁諾許或作許諾

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媼曰無苦翁大

人不疑人欺大或作文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

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行或作施翁望見文書銜

袖果信不疑曰足矣袖或作軸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

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

銘曰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

利走趨長或作曳祗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

願或非是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馬少監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二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不下或有能字食上方無賜字云表記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食與衣皆去聲讀○今按無賜字即不成文食衣並讀如字方說非是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

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

方云畫胡麥切左思嬌女詩眉目粲如畫。今按畫當音胡卦切左詩叶韻故爾髮下或有如字非是念或作憐方云姑記云王丞相於青疎臺中觀有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當是時見王於北亭

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或無鉅谷二字退

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碧或作蒼君業或作恭

非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珉蘭茁其牙稱其家兒也後

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

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

分府此見當時分司官之稱號或無此二字非是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

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

于人世何如也字疑衍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李本云鬼以道乙居字。今按此篇未兩三句不可曉疑而字當作亦而何下當有如字蓋誤寫著上文也然無別本可證姑闕以俟知者

女挈壙銘

女挈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為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為少或作少為非是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揚之地或無漢字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或無可字女挈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病或作疾方作在病無席字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

飲節死于商南層峯驛即瘞道南山下層峯或作密五年愈

為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挈之骨于河南

之河陽韓氏墓葬之京兆下或有尹字女挈死當元和

十四年二月二日和字或有之字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

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贈太傅董公行狀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

皇帝居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聞選下或有因以

字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

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
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
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
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
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
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回
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壇取回紇力為約我為市馬既
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市字絕句方以馬
字屬上句而復出
馬字連下文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
壇爾信有力為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

公與或作公為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貲邊吏請致
詰也至上方有五字而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
方無諸我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
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公拜是下或
無其字
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兩
舉
或作舉兩方云此用莊子盜跖
大怒兩展其足也方無復字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
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
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
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
二司使選擇才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

府

未盡方始盡

九日又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

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

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

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入

大恐

人下或有心字或有心字無大字

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

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

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

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

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

與敵上或有以字

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

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

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

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或無公

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

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

罪下或有於字

雖有大過猶將擒

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

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嗚呼

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

與未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

當事乃更踈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

無不信

下或有之字

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

大金吾為尚書左丞又為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

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

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似或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

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句天下

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

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

或無復出夫下二字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

許之記或作已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

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

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

賀中書侍郎平章事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

事疾上或有辭句非是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

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

臣其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

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

日晏謝下方有遷字問日晏三字或作移時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

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

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

仍為兵部尚書或無判字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
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
等使。或無由字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
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
也逐之。或無畋遊字。無度或作無幾。方云考之。傳士寧每畋獵數日方還。或本非是。萬榮為
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度
或有使字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為士寧之
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
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
韓令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

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
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
及諸將至。遂逆以入。者下或無至字。非是。及或作與。及郭三軍緣道謹
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兵
湊代之。或無初字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
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
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
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為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
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
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懼下方有不字。云士寧懼。

其無以繼也。若去不字，則下文皆衍文耳。按士卒寧萬榮

專命竊據，故懼士卒之圖已而後加厚焉。尋上下文未

見其惜費而薄之之意也。况以下文又加

厚，每加厚推之不字之衍甚明。方說誤矣。又韓張亂，又

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

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廩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

前者去白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上故

下或有寧字非是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明

二字方作時非是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

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

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

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

判官職事脩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鳥來巢嘉瓜自

帶聯實事下或有既字俗或作民蒼鳥方云舊本四方

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

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

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

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二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

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

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

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或无既斂二字，知或作智。公之薨也，汴州人

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郭，闐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

世貞全

之歸公在喪車文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
人誰與安人誰或作其誰○今按外集作其非也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

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

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

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為上柱國爵

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

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

所賜名全道為祕書省著作郎溪為祕書省祕書郎全

素為大理評事解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諸本溪作

全素澥解作全澥方云考世系表重溪志溪澥皆無全字蓋全道全素出於賜名也或无為大理評事五字謹

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

請垂編錄或无伏字謹狀或作狀上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

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

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

行丐取於市不賺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金南甕益盈道

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

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

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

德曰願奉教太尉曰其爲涇州其適少事今不忍人無
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其者能爲公
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
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
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
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
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
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
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
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

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
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立爲暴暴且亂亂天
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
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
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
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公道恩甚大願
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
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
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
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

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謏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孰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謏。謏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懇。使人來諭。謏盛怒。召農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准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謏。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

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謏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歧。宋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大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貧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
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
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上如是宗元嘗出入岐
周邠黎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
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俛首拱手行步言氣
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
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
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
事謹狀

又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退之館
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荅誠中吾病若疑

不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
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
趨走州刺史崔公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
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及其在事无
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勞
為諒也史遷死退之後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
与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頓朝
夕就死无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
太史遷言荆刺徵夏无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
畫容貌今孤囚賤辱虽不及无且建等然此畫工傳容
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切
自以為信且著
其逸事有狀

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

或无隴西二字

非是方云董晉本仲舒之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

裔自廣川徙隴西故云

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
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聞郭溢郭既
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
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真聯鎖于河宵浮
書湛舟不潛通距或作拒不合或作弗合湛或作沈舟
不方作舟用方並從石本。今按上下
文意蓋言置鎖雖足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屬疏宣洩
之患故頃作水門耳諸本作舟不潛通者是也今上文
既言置鎖而下文乃云舟用潛通則是鎖為虛設而其
下句亦不應著然字矣若以為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
不應有誤然亦安知非其書者之誤刻者之誤况或非
所親見則又安知非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及者又見
於溪堂盤谷等篇覽者詳之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
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

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噉噬劫衆阻兵慄慄栗栗若墜
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
其危遂去其疵拯或作持弗肅弗厲薰為大和神應祥福五
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諸本
及石
本皆有此二句方從閣本刪去云閣本蓋公晚日所定
當從之。今詳此二語疑後人惡監軍二字而刪之耳
方氏直謂閣本為公晚年所定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以
今觀之其舛誤為最多疑為初出未校之本前已辨之
詳矣大抵館閣藏書不過取之民間而諸儒畧以官課
校之耳豈能一一精善過於私本出俗但見其為官本
便尊信之而不復問其文理之如何已為可笑今此
乃復造為改定之說以鉗衆口則又可笑之甚也乃
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周風氣以開寇偷開或作作黃流渾渾
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

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文方以石閣蜀本从醇。今按此記方氏多从石本
石本固當據信但上條用字大誤而此醇字亦未安耳河之云云源于崑崙天子
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
所始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佛下或有
或有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
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
榴翳燔或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
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

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

暑避或作禦寒上或有禦字或作立屋以避風雨既除

寒暑既去或作以禦風雨以除寒暑方從石本云左廬以避燥濕寒暑傳吾齊小人皆有闔既成愈請名之其立曰埃德之立

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埃之道也其立上或有名字其石

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驚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

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

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

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

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燕喜侯燕喜者頌也名

作言者頌方从石閣抗蜀本如此於是州民之老聞而

相與觀焉

方从石閣抗本如此或無老字而或曰吾州

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

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

於字其側方从石本無其字直或作多或作宜皆非是

方云直音值當也史記樗黑子墓正直其北匈奴傳諸

將居東方直上谷或讀如字地藏方以弘中自吏部郎

貶秩而來無部下有侍字或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

商洛田下或涉浙湍方云今鄧州有浙江縣以浙水得

邑漢書所謂析鄠者也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

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榔踰嶺蟻狢

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

獸見也

蟻或作依瑰或作蟻也或

今其意乃若不足傳

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

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

遠矣遂刻石以記

方从石本無而字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

兵立者十人兵下或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下或騎而

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

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

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

驅涉者一人徒而驅牧者一人徒下方無而字驅牧方

方誤矣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

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

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方無字方字坐而脫足者一人方本坐上

字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

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具或作且十挹且注者四人牛

牽者二人二或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負下方无

按一人字疑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婦人方作

字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九人之主事三十

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事下或有

作焉屬上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又有

句非是閣本亦作亦有馬焉今按此句三本皆无理唯別本作

又有上者下者而无焉字乃行者牽者牽方作奔或併

與上下文意相屬今從之無四字行者牽者今按

牽謂牽而後有走者則或無陸者二字涉者陸者今按此承

奔者為重復當存牽而去奔或無陸者二字水也不當無今按此承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

或無人立者三字非是齧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

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喜下或抹者騎者驟者走

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

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為或作焉屬牛大小十一頭

十下或橐駝二頭橐或作駝下同方云漢書子虛賦注

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其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簋筥管鑄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方從閣杭本用下有投壺二字而無器字非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或有字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工下或皆無人字或作叢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感上或有所字或無若有所感然四字少而進

曰噫余之手摸也

摸上或有所字或作手之所摹也

亡之且二十年矣

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來上或有日字為上方無始字今以下文夙好之語推之當有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不事文書行

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鷺行

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下或作是日丞涉筆占位署惟

謹涉或濡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

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

相警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諺或作効或作該方從文苑云謂諺語之所率計者

以丞為慢之最且至以博陵崔斯立種李績文以蓄其

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涵或作溢大貞元初挾其能戰

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抗本无再進二字文苑無下

方云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六年中博李宏詞再進而屈

千人也。今按抗苑皆脫字方從苑為誤但唐人試宏

詞者甚少如貞元九年僅三十二人而已作千人恐非

是或疑千當作其如云屈其坐人也然无所据姑放穆

天子傳闕其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

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

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

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喟下或皆有然字負

音許史切黃霸傳少卒律令喜為吏岸下方无而字為

之方作為文而讀連下句曰為文丞言猶文具也。今

按文丞不成文理丞聽故有記壤漏活不可讀按丞字

方說之僻類如此文斯立易楠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

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擬方云從木說水澆

澆循除鳴斯立痛掃澆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日下或有有

愈記

桂州訾冢洲亭記

大九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爲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竒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豎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灘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九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奸革。德惠敷施。暮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旣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

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賃居。疇移于間。壤伐惡木。荆與草前。指後畫心。舒自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巖嵐含輝。旋視其異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爲飛舞。奔走與游者。偕來。乃經工化林。考極相方。南爲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間館。比舟爲梁。與波升降。苞灘山。含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顯氣迴合。遽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

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
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
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已功未有直治城挾闌闐車輿
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
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
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
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鑿鑿不能以獨得噫
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籍乎

永州新堂記

將爲穹谷嵒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

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
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
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有
石焉翳于奧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
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韋公
之來旣逾月理其無事焉其地且異之始命友其燕行
其塗積之丘如蠲之澗如旣焚旣醜竒勢迭出清濁辨
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青秀敷舒視其畜則溶漾紆餘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
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

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
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
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
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
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
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
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
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
為二千石楷法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
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
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
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
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更能聞荆楚間潭部舉
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无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
莅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暮月辨理宿蠹
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
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石雞豚糗醕得及宗族
州牧尚為勞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

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澗如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叢峯。瓏璽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禪讓。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

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吾載矣。以貢。則賈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毗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貸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

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晨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公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臯亭神記

一本本毀作并字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

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爲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踊相視謹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臯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去音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

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正之况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煥其肌我有病癘公起其羸鬢童之鬢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滂良俾我斯誓千歲之宜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為誌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之二十一上

